中央日報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副刊》第六十版

城市寓言

●瘦谷　●劉國興／圖

A

我的靈魂逃逸出我的軀體，被風吹到夜空之中

……滴嗒……滴嗒……

在我混沌沉重的睡眠中，我聽見了這雜得的充滿水意和溫情的聲音。這聲音使我嗟人遙遠的鄉村生活，那秋天的雨滴總是這麼充滿詩意地從黑色瓦簷的邊沿失腳跌落下來。但是，很快，我的下意識就極具嘲諷地反駁了我這個最初的夢想——在這座由水泥、鋼鐵和玻璃組成的現代神話城堡中，飛翹的屋簷只有在觀光的地點才可以看到，少有的雨聲穿過城市上空厚重的塵埃時總是拖泥帶水，猶如渾濁的泥湯流過心靈。

那這是什麼聲音呢？在這喧噪的夜中，一輪昏黃的孤月在高樓夾峙的峽谷中小心翼翼地穿行，以免碰傷自己因充滿悲傷而蒼老的臉頰。行在城市的夜空中發出唏唏唆唆的聲音。我看見許許多多的靈魂在夜空中都像壺中的茶葉被沖上了滾燙的開水，漸漸舒展開來。我們這些悲哀弱小的人，在我們裝著笑臉在城市的峽谷間打拚的時候，我們的靈魂被折疊成了一張張像是帶進考場作弊的小紙條，小而又小，小得無人可以察覺。

這生命和靈魂萎縮年代中恢復生機的最後機會啊，請多給我一些時間，請允許我自由地放縱我自己！

B

悲涼的月光下，頁書上無聲地潛逃而去

在這靈魂漫游的夜空中，我雖然每飛行一段就要停下來拍打靈魂上積著的工業粉塵，但我仍然感到在這污染了的城市空中飛翔，比靈魂折疊和壓抑在黑暗狹小的軀體中要快樂得多。這是一個被工業和商業弄得傷痕累累，灰塵四起的時代，人們忘卻了青春和生命的意義，同時也忘卻了金錢的意義而瘋狂拜金的時代。當夜深人靜，這些拜金的人們從懷裏掏出成疊成捆的鈔票趾高氣揚地猛烈拍打，把鈔票上千萬數的唾液和人世的辛酸等等無數的細菌散發到這個城市的夜空中。

金錢的奴隸啊，金錢上萬惡的細菌正污染腐蝕著金錢占有者和用金錢填充得膨脹起來的城市！

我來到這龐大城市郊外的時候，我的靈魂也已接近精疲力竭崩潰的邊沿。悲涼的月光下，這垃圾之山——城市的墳場令人更加觸目。那麼，是這座城市在自己營造的墓穴中腐爛，腐爛時屍體之水在自己的鋼筋骨頭間滴落的聲音？是人們嘔吐時從喉管間滴出污穢之物的聲音？我被我沉重的軀殼中緩釋弄得胸悶氣喘。我的靈魂拚命想從我沉重的軀殼中緩釋出來，噴薄，吐出心中久抑鬱悶的氣息。那一股充滿酸澀之氣味就是這時來到我的床頭的。風通過我虛掩著的窗戶時還浪漫地撩起了我白色的窗紗，白色的窗紗如水一樣飄起，昏暗無力的星子月光和樣枚黯淡奇罕的星子趁著窗紗飄起的那一刻，懷著拯救和愛憐的心情訪問了我受到擠壓和折磨的靈魂。

我的靈魂因這外力的幫助從噩夢中醒了過來，掙脫並逃逸出了我沉重的軀體。這時，我的靈魂其實只是一張軟柔的薄紙。起初，這張蒼白的紙站在我的軀體之上，還有些大夢初醒時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覺；繼而便隨同這夜裏雜聞的薰風飄起來。我的靈魂曾在這熟悉的房間借宿了十餘年。我的靈魂搖動著翅膀，緩緩地與這房間中經年的雜物，累積的塵埃依依惜別，似有生離死別的淒然。

我靈魂深處的淚水差不多要湧流出來的時候，我彎腰從窗戶飛到了空中，回頭的時候，我感到我至今仍難割捨的多情善感和嬌情與這喧嘩著千百萬種欲望和需求的聲音，而同時又是一片荒涼的城市是多麼的格格不人。

這時，我發現了那水聲滴嗒的源頭，一個不知是夢遊，還是精神錯亂者，抑或是自然主義者，站在我樓上的陽台上，對著這個城市撒尿。

天空中飛翔著無數的靈魂，我這薄紙般的靈魂隨風飛舞漫遊，穿驚心。

這是現代商業戰爭和現代物質文明戰爭的廢墟。在這個散發著腐臭氣息的垃圾場上，我飄飛得疲倦了的靈魂竟找不到一處清潔的立腳之地。我尋找了許久，才看見一截紅綉斑駁的鋼筋從垃圾的懸崖處紅杏出牆般露了出來。這截鋼筋在夜風中彈撥著月光的絲弦，發出嗚嗚哭泣似的聲音。我向著這截鋼筋飛了過去，將我的靈魂棲息在它的翅膀，這是這座城市最安靜的去處了。這座城市然而，這安靜的城市墳場中唯一的一次「暴動」卻讓我不期而遇。

一個廢舊的鐵皮桶像雨後的竹筍漸漸拱出了無數垃圾的掩埋，軋軋的聲音顯示出鐵皮桶冲出掩埋的艱難和痛苦。塑膠紙、寶特瓶、錫箔袋、易拉罐像是吐蕊的花朵從垃圾中翻捲出來。那個鐵皮桶從這上湧的漩渦中心翻身滾出，向我奔騰過來，速度越來越快，一路上捲起濃烟般的塵土，像是古代戰車向著山下的敵陣狂奔。這個鐵皮桶與其他垃圾相碰撞的聲音空洞而又巨大，掠過整個城市志忑不安的夢境。借著鋼筋的彈力，我縱身彈跳起來，躲過了這場劫難。

鋼筋猛烈彈動時那一聲裂帛般「嘶」的聲音在垃圾場的上空悠久漫長地回旋不息，餘音裊裊，繞場三匝，使人心惊肉跳。直到鐵皮桶從懸崖處失腳墜落下去，撞到崖下的石頭上，鋼筋彈動發出的餘音才被這巨大的聲音打斷。

在這空洞巨大的聲音中，城市上空無數漫游的空落的炙魂被這聲音擊打得扁癟不堪。終日忙碌的城市人啊，奔波的靈魂與這滾過垃圾場的破鐵皮桶是多麼的相似。那墜落摔扁的時刻終究會來到！

我的靈魂飄飛到鐵皮桶破土而出的地方。在這翻騰開的垃圾中心，一本本硬皮燙金封面的書籍雜亂地疊擠著。我早就知道，這個城市的，已經放棄了文字。書在民眾的家庭中僅僅是一種裝飾。我不知道，這些書來自何處，主人是因爲何種原因毫不憐惜地把它們遺棄在這裏。

我彎腰拿起一本書來，這本書在我的手上吐出了一口長長的嘆息。這一聲沉重的嘆息在我靈魂的感覺中似乎漫長得像一個閏年。我記得我曾經有過與文字爲友的歷史，至今在百忙的暇隙中仍不時與一些精妙的書籍重温舊情。這一點常被同事和鄰居譏之爲「落伍的戀舊癖」。

我翻開書來，在昏暈的月光中，我發現我手中的書上沒有一個字，整本書上都空空如也，不置一詞。我不免有些驚慌失措。在這個不相信神靈的年代，冥冥中的天意好像早已躲到了月亮的背後。所以，當我手捧這無字的書時，我的驚訝和恐慌可想而知。我不斷地翻看其餘的書，而所有的書都是如此。那些我曾經熟悉、至今仍依稀記得的，像螞蟻也像蠅頭一樣的文字在我到來之前已經離開了書頁。難道這些書也像我一樣，把軀體留在家中，留在床榻上，而任靈魂四處漫游？

悲涼的月光下，此時的城市墳場靜無聲息，被這個時代傷害了的文字最終逃逸出書本，無影無踪。

是不是像這些書一樣，這個城市中沒有靈魂的人們最好的去處就是垃圾場呢？

C

夜深人靜，一株玉米潛入城市尋找自己的祖先之根

僅僅一株，一株像樹一樣的玉米無聲地在街頭走著，有時，它也停下腳步，在玻璃峽谷中迷惘地抬頭仰望著摩天大樓上繁密白亮的燈光。這時，整個城市已在瘋狂、喧泄之後有些疲倦地逐漸滑入夢境。而我，懷著深切的悲傷，驚動我的靈魂之羽在城市的街頭四處尋找那些從書頁間逃走了的文字，像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

我不知道這株玉米來自哪個遥遠的鄉間，來自哪一片山林環抱的田野。它碧如綠玉的葉子像海中的海帶一樣寬大。我站在這熱帶寬葉林般的玉米樹下，我聞見了那股久遠了的原野的清香。就連這廣敗城市中酸澀的風吹過玉米樹之後，都變得純淨和清涼起來。

在那從一扇扇大樓的窗戶中射出的燈光中，我第一次發現玉米寬大的綠葉的周邊上還有一排防風林般整齊美麗的銀色絨邊，就像純潔的鄉下姑娘迎著陽光時臉上呈現出的美麗汗毛。當燈光通過在風中拂動的玉米葉的銀邊，代表城市繁華的燈光竟有了從前藍色夜空中星光閃爍的夢幻詩意。

這是一株懷抱著孩子的玉米樹呢。玉米樹上結著五個飽滿的玉米，綠色的襁褓把這些嫩嫩的玉米裹得嚴嚴實實，整整齊齊。這些玉米都長著像流蘇一樣漂亮的、長長的紅色頭髮。我用手輕輕地撫摸著它們的頭髮，心中清香繚繞，久埋的懷鄉的感情彌漫開來。我終於知道，我死活不知地生存在這座城市中，靈魂不安的疾病根源，原來就是因爲我背離了綠葉，背叛了鄉村，背離了原野。

我久久地與這株獨自潛入城市之夜中的玉米携手漫步街頭。玉米樹梢上的花瓣落在安全島、斑馬綫和街心中，它的清純之香感染了我們城市污濁的空氣。當我們分手的時候，我才知道這株玉米拜訪這座城市的初衷。它喃喃地，像是問我，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哪裏是我祖先生根的地方呢？那條溪流和那片山林哪兒去了呢？

D

最後，講一個與「圍城」無關的故事

一、

我，綠葉的玉米，城市侵占了你們的家園。現在，這座城市只生長高大的樓房和水泥的街道。在這座不夜的都市中再也找不到一片你們生長的土地了。

和玉米分手之後，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我如紙一般飄忽的靈魂在一個大街的拐角處，不小心被一股酸腐神帶著腥臭的風吹進了一條神秘的街道。這條街道中空無一人，兩側堅固的水泥牆高不可攀，其高度幾乎和天空的高度一樣；沒有一棵樹，我除了有時在航髒的地上坐下來休息一下我疲倦的地上枯；有時，我的靈魂在飄忽中與街邊高高的水泥牆接觸，我感到這高牆就像一堵冰牆一樣砭人肌骨，使我的整個靈魂忍不住一顫。

多麼漫長的街道啊！不管我飛到什麼高度，我都看不見這條街道的盡頭。而且我回頭的時候，連我來時的路口也看不見了。

當我再一次停止我的飄飛，在街道邊坐下來喘氣的時候，我聽見我身旁的牆後突然有聲音傳出。那是一種撕拚打鬥，不斷地撞出沉悶的聲音。他的全身都傷痕累累，就連心靈都布滿了被哀傷和無望電擊出的瘢印。

雖然我也是一個孤苦伶仃的人，但我隔著厚牆，仍然對他說：「朋友，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助的嗎？」

他聽見我友善的問詢，停止了他來回不停的走動和對自己頭髮的撕扯，撲了過來，和我隔牆相視。我看見他的眼睛在最初的一刻閃現出驚喜的光亮，但轉瞬，這種像生命一樣充滿激情的火花就黯淡下來了。接著，他便低聲地向我講述了他的故事。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受這座繁華之城的引誘，拋棄了我現在已經無法回憶起來的故鄉，來到了城中。在這城市的大門口，一個告示說：請把你過去的東西留在門外，這座城市爲你準備了一間屋子。這間屋中有一盞太陽般的燈。只要你找到開關，把開關打開，這屋中的燈就會映照你所有的未來。在這盞燈的照耀下，你的未來應有盡有，你的人生盡可以隨心所欲。

在這漆黑得沒有一絲光亮的屋中，我沒有手電，沒有蠟燭，甚至於連一根火柴都沒有。沒有一縷微光，我就找不到開關；找不到開關，我就無法打開燈；打不開燈，我就沒有光明；找不到開關，我就找不到開關；沒有光明，我就無法打開燈……我別無選擇，更無法改變。只要有一向上帝求助禱告。而上帝死了，或者說上帝是一個聾子。對於我，這座城市沒有耳朵。而現在，我則只有了怒吼！

我聽見了他最後的怒吼。他這最後的，籠中獅子般的怒吼像一場颶風襲捲了整個城市麻醉後的興奮和快樂。我感到一陣迷惘和困惑：這個「空」是追求之後的幻滅呢？還是今日之追求？

如是前者，就好處來說，這種空無的感覺，毋寧是一種了悟和解脫，一種對世事的看破和看穿。然而放眼看看，奔競營營之激烈，金錢暴力之囂張，卻比任何時期有過之。競選之前，候選人去廟中拈香祝禱，在那虔誠的神情之後，我們看到的只有「貪」，只有「愚」，何「空」之有？一面居高官，一面講出世，我們在「貪」之外，更看到了「假」。

如果「空」是今日之追求，我們此時還不知「實」爲何物，就紛紛言「空」，這種「而不空」，至多只是「空虛」之「空」，而不是「靈」，那是可喜的；如果「空」，而能「靈」，那是可貴的；如果「空」只是導向「虛」，那是可怕和可悲的，「空」是一種境界，一種努力和深思之後的結論。一個既不努力，又不深思的人，是不足以言「空」的。至於「追求空」，這個命題的本身就是荒謬的，既是「空」，又何需「追求」？既「追求」，又如何能「空」？這都不免是飽食終日之後，覺得「空空如也」的閒扯談罷了。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論到晚清士大夫之間學佛的風氣，有如下一段話，極堪我們今日深思玩味：

「學佛既成爲一種時代流行，則依附以爲名高者出矣。往往有夙昔稔惡或今方在熱中奔競中者，而亦自託於學佛；今日聽經打坐，明日賺貧陷人。淨宗他力橫超之教，本有『帶業往生』一義；稔惡之者，斷章取義，日日勇於爲惡；待一聲『阿彌陀佛』，謂可湔拔無餘，並直等於羅馬舊教極敝時，懺罪與犯罪，並行不悖。

又中國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種種邪魔外道惑世誣民之術，亦隨而復活；乱壇盈城，圖讖累牘；佛弟子曾不知其爲佛法所訶，爲之推波助瀾……率此不變，則佛學將爲思想界一大障。」

晚清學佛之敝，不期復現於今日臺灣。試看風水五行、命相讖緯，無一不流行於臺灣之各階層。任公所說「邪魔外道，惑世誣民之術，亦隨而復活」，何其真切！學佛云乎哉！

時論方塊

臺幣能改變兩岸對峙的意識刑態嗎？

——從「立夫中醫藥學術獎」頒獎談起

●牧野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屈辱至今，知識分子無不時刻尋找救中國的方子。一五四一以後，封閉起來做上國衣冠、視人爲西夷的黃粱大夢，被堅甲利砲打醒了，於是各種思想、主義一下子全進入這個貧瘠的土壤。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等等便在中國生長，儒家獨大的局面與時代過去了。

由於十月革命與辛亥一役，結束了俄國與中國的封建王朝，於是如同養蠱一般，百蟲在甕中互噬，最後剩下三民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對峙。當九十年代冷戰僵局打破，結束了東西兩大集團對抗，漸漸走向地球村的時代，海峽兩岸卻仍舊在意識型態的鬥爭之中。

這實在是中國人的大不幸。

陳立夫先生除一生奉獻給苦難的中國以外，晚年跳出政治漩渦，致力於中醫的科學化、現代化，除了創辦中醫學院之外，還設立了「立夫中醫藥學術獎」，第一屆獎金於十七日頒發。

第一屆得獎人爲大陸教授陳可冀、韓濟生和一位旅美教授李國雄，臺灣區沒有一位獲得此項榮譽。此獎頒發六十萬新臺幣，獎座一尊。但頒獎時，大陸來的兩位教授拒絕出現在頒獎台上領獎，由他人代領。陳可冀、韓濟生在貴賓室裏等著拿臺幣。

這項頒獎，頗有拿著熱臉貼人冷屁股之感。

大陸兩位教授拒絕上台領獎，可能是顧慮台北可能掛蔣中正先生的遺像，或者開幕時要唱國歌，所以拒絕上台領獎。一旦上台領獎，即難以避免要鞠躬之類的儀式，那對於一位以蔣中正爲敵者是難堪的事。

但很不幸，臺幣的畫面只有兩種，一種是中山先生，另一種是蔣中正先生，當他們拿到臺幣時，是否把印有蔣中正先生像的臺幣，棄於污水溝裏呢？依兩位受獎教授强烈的意識型態，拿到印有蔣中正像的臺幣時如何處置，甚是我們所關心的事。

陳立夫先生應當事先設想到這一點，把六十萬臺幣兑成美金頒發，也可以避免受獎人的尷尬啊！

大陸兩位中醫學者的做法，是只向臺幣鞠躬作揖，是只見金錢的做法，大陸同胞一切向錢看，這樣封閉的人，學術上能有多大的成就，我們持保留的態度。

科學無國界，陳立夫的胸襟是偉大的。

當兩岸開放探親前後，對峙有解凍的跡象時，陳立夫先生率先倡議以百億美元貸款或援助大陸，幫助大陸經政，迅速現代化，完全是基於國家民族的大中國思想與愛爲出發點。

此一倡議獲得不少人贊同，但由兩位教授拒絕上台領獎的行動來看，這種僵化的意識型態，對兩岸的和解恐怕是有害的，這樣的共產黨員，一定還爲數不少，所以舉汪會談、焦唐會談，可能仍是抗戰勝利後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翻版，中共仍然以談判爲另一種戰爭。小心提防，加强軍備仍有其必要，中共是只認識力量的。

臺灣地區對大陸作家的作品刊用率相當大，不少文學獎也頒給大陸作家，無非降低兩岸的對峙，立意甚佳，用心良苦。但由「立夫中醫藥學術獎」頒獎，大陸兩學者拒絕上台領獎一事來看，對於兩岸和解的做法、想法，都有修正的必要，也是值得文學界省思的事。

此外，由此項拒絕上台領獎事件，也可以看出大陸同胞的拜金主義的可悲可耻行爲。按領獎上台是無可避免的一項儀式，陳可冀、韓濟生不可能事前一無所悉，此爲必要的程序。但是他們還是來領「錢」了。這說明了一點，大陸同胞真是窮瘋了。「立夫中醫藥學術獎」的承辦人們，缺少一道手續，當初應先徵詢得獎人，不願上台就不頒獎金。如有這道手續，就不會出現以熱臉貼人冷屁股的尷尬場面。

不過，我判斷，該獎事先有此一道手續，這兩位教授一樣會來，也會上台領獎，因爲這是「創匯」。沿海城市不少女孩賣淫，中共是睜一眼閉一眼，也是爲了「創匯」。兩位教授領臺幣，一創匯」，數目不小，相信向蔣中正先生遺像、或李總統肖像鞠個躬，同中共對賣淫的女孩子們以原始本錢賺士手上接過那些臺幣，並向蔣先生遺像、李總統肖像鞠躬，他們向錢打躬作揖，其實並不太難。

故今後頒發給大陸同胞任何獎金，要先訂一項契約，上台領獎，向蔣中正弟子曾不知其爲佛法所訶，爲之推波助瀾，亦不免是飽食終日之後，覺得「空空如也」的閒扯談罷了。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論到晚清士大夫之間學佛的風氣，有如下一段話，極堪我們今日深思玩味：

「學佛既成爲一種時代流行，則依附以爲名高者出矣。往往有夙昔稔惡或今方在熱中奔競中者，而亦自託於學佛；今日聽經打坐，明日賺貧陷人。淨宗他力橫超之教，本有『帶業往生』一義；稔惡之者，斷章取義，日日勇於爲惡；待一聲『阿彌陀佛』，謂可湔拔無餘，並直等於羅馬舊教極敝時，懺罪與犯罪，並行不悖。

又中國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種種邪魔外道惑世誣民之術，亦隨而復活；乱壇盈城，圖讖累牘；佛弟子曾不知其爲佛法所訶，爲之推波助瀾……率此不變，則佛學將爲思想界一大障。」

晚清學佛之敝，不期復現於今日臺灣。試看風水五行、命相讖緯，無一不流行於臺灣之各階層。任公所說「邪魔外道，惑世誣民之術，亦隨而復活」，何其真切！學佛云乎哉！

《品小家大》

婆笑

成台潘●

佛經中有這麼一段故事：

有位老婆婆她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嫁給賣雨傘的，二女兒嫁給賣麵條的。晴天的時候，她就擔心大女兒的傘沒人買；雨天的時候，她又擔心二女兒的麵條無法曬乾，所以她每天都哭喪著臉，人人都叫她哭婆。

如果換個角度來看。晴天去想她二女兒的麵條得以曬乾，雨天去想她大女兒的雨傘可以賣得出去，我想哭婆就會變成笑婆了。

世尊問弟子：「人生究竟有多長？」

弟子答：「五十年。」

世尊說：「不對。」

弟子問：「那究竟有多長？」

世尊說：「人生只在呼吸之間。」

所以不要沈緬在昨、明日的世界中，而應生活在今日的世界裏，應隨時隨地體會「當下」周邊美好的事物。

佛家有云：「日日是好日。」只要我們盡心去過好每一天，每一天都是燦眼耀目的好日子。

有位禪師在佛堂裏打坐，覺得有口痰梗在喉中，於是隨口將痰吐在旁邊的佛像上。

弟子們訝異的問禪師：「這麼污穢的痰，怎可吐在如此莊嚴的佛像上呢！」

禪師反問道：「請問：那裏不是佛呢？」

禪師是笑婆。

有個小孩跑到佛廟旁撒尿。

禪師罵道：「那裏不去尿，怎好跑到佛地來尿尿。」

小孩抬起頭答道：「你能告訴我，那裏沒有佛？」

小孩是笑婆。

有人向屠夫買肉：「請切一斤上等肉。」

屠夫隨手一刀割下：「請問那裏不是上等肉？」

屠夫是笑婆。

在人生的旅途中，悲觀的人遇到紅燈，顯得急躁、沮喪；樂觀的人遇到紅燈，會高興的坐下來休息一番。

半杯水在笑婆的眼裏，只剩半杯了；在笑婆的眼裏，卻還有半杯。每個人都可以成爲哭婆，也可以成爲笑婆，就端看你自己了。

《說小史歷篇長》

才逸代曠夜樹

●唐浩明

「我的話還沒說完。」王闓運態度平和下來，「以四書文取士是要廢除，這是一回事，但能不能廢除，又是一回事。他梁啟超想廢除就廢除？我王某人想廢除就廢除？我王某人的口論允准才行得通。你們想想，皇上身邊決策的人，都是兩榜出身的人，他們能同意廢除嗎？再說，全國數十萬讀書人成年累月在練四書文，做試帖詩，他們又何嘗願意廢除呢？以此推開去看，康有爲、梁啟超等人的維新變法中其他條文也都難以行得通，因爲他們要砸掉許多人的飯碗，這些人能甘心讓他們去砸嗎？所以古人說利不什者不變法，他們是汲取了許多教訓的。」

王闓運停止了他的議論，楊度、王代懿瞪起眼睛望著，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明杏齋裏寂靜無聲的響動。

王闓運重新坐在藤椅上，抱起了銅水烟壺，咕嚕嚕地吸了兩口，對他的長篇議論作了總結：「

所以，我勸你們不要對維新變法抱過大的希望。暫子好好溫習功課，按原來的主意，過了年後就起程進京。到京師後，一心應試，少參加康有爲的保國會爲好。」

「暫子，你不是說令妹寄來了兩首詩，想請我爹指教，拿出來看看吧！」見父親的議論發完了，王代懿提醒楊度。

「哦，真的，我差點忘記了。」楊度從另一個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來，雙手向先生遞過去。

「你的妹子也能做詩？」王闓運眼中射出欣喜的光芒。他平生最喜歡會做詩的人，尤其喜歡會做詩的女孩子。蔡夫人出身書香門第，在娘家就會做詩，結褵之後夫妻時常互相酬答。王闓運將此視爲最美好的琴瑟之樂。莫六雲原本不識字，嫁給王闓運後，他教她識字，到後來，六雲居然也能做詩了。他的十個女兒自小便讀《唐詩三百首》，個個都能吟詩，現在聽說楊度的妹子也能做詩，他怎麼不高興！

「我這妹子從小於詩文上就比較靈泛。她從來沒有正正經經地上過學。母親給她發的蒙，我有時給她講解點古詩詞，就這樣自己把詩文的路子摸上了。不怕先生笑話，小時候我貪玩，她時常代我做詩文，竟瞞過了塾師。」

「哈哈哈！」王闓運快活地大笑起來，說：「歷來閨閣中多穎才，湘潭更有女人做詩的好傳統。我看看令妹的詩寫得如何！」說罷展開詩箋，只見上面用娟秀的字跡寫著兩首七絕：

宜春小苑雨絲絲，腸斷秋風爲柳枝。縱使春歸能再綠，也應憔悴幾多時。

燕子飛飛繞玉池，上林花事少人知。陽枝陰蕊皆無力，一任東風左右吹。

「做得好！」王闓運脫口稱讚，又輕輕地拖長聲調再念了一遍。「好詩，真正是好詩。有景有情，融情於景，言近而旨遠，意顯而寄深，難得，難得呀！」

見先生對妹子的詩評價得這樣高，楊度心中歡喜，說：「先生如此表揚，舍妹知道後將感激涕零，今後吟詩作文會更用功了。」

王闓運的眼睛仍留在詩箋上，過了一會兒，慢慢地說：「詩誠然寫得好，但略嫌蒼涼了些。令妹乃一年青女子，正處在如花似玉的歲月，對人世應抱歡愉憧憬的態度。王少伯說得好：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少女少婦應多有這種心態才好，若人未老而詩做得過於蒼涼，就詩來說固然是佳作，但對人來說，總嫌太世故了些。」

「先生指教的是。」王闓運這幾句淡淡說出的話，對楊度很有啟發，他似乎覺得此中大有可發掘之處，遂央求道，「先生，您能將舍妹的詩改一下嗎？」

東華書局世界名人傳記之一

戈巴契夫

政治上，他結束冷戰，開啓東歐自由之路，
經濟上，他倡導新觀念的「重建」與「開放」，
拯救「前蘇聯」的民生凋敝。

● MIKHAIL GORBACHEV（英文本）Sproule著　特價150元
● 戈巴契夫（中譯本）　李敞譯　特價150元

【珍貴彩色照片29幅・黑白照片19幅】

世界名人傳記叢書21冊

英國EXLEY公司授權東華書局在台獨家發行・120磅雪銅彩印精裝

英文本21冊
• Albert Schweitzer
• Abrabam Lincoln
• Bob Geldof
• Charlie Chaplin
• Eleanor Roosevelt
• Florence Nightingale
• The Dalai Lama
• Helen Keller
• Henry Dunant
• Lech Walesa
• Louis Braille
• Louis Pasteur
• Mabatma Gandbi
• Maria Montessori
• marie Curie
• Martin Lutber King
• Mikbail Gorbacbev
• Nelson Mandela
• Sir Peter Scott
• Robert Baden-Powell
• Mother Teresa

中譯本21冊（現已出版15冊）
● 羅斯福夫人
● 南丁格爾
● 達賴喇嘛
● 海倫凱勒
● 亨利・杜南
● 華勒沙
● 伯哈樂
● 蒙特梭利
● 瑪麗・居里
● 金恩
● 戈巴契夫
● 曼德拉
● 史考特
● 貝登堡
● 泰瑞莎

特價每冊150元・全套九折優待

東華書局
總管理營業所：北市峨嵋街105號
電　話：3114027・3810780
傳　眞：3116615
郵　撥：00064813
門市(一)：北市重慶南路一段77號
電　話：3719311～2
門市(二)：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47號
電　話：3821762～4

【全省各大書局經銷】